



【烟火人间】

有故事的杠子头

□许志杰

对于美食的界定，食客们似乎更关注味道的记忆，而我更倾向于与历史一起流淌到现在先辈们的故事。没有故事，何以称其为美食；没有故事，美食怎能得以传世。我的理论基础是每一种能够流传下来的美食，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，比如潍县（今潍坊城区一带）杠子头。

我的祖辈，确切说应该是爷爷的爷爷那代人，在不断经受靠天吃饭，却经常吃不饱饭的折磨之后，开始寻找与天抗争的另一条企图吃饱饭的路子。我的老家地处渤海之滨昌潍平原南部，旧时称作潍县东南乡（今坊子辖区），距海不过六十余里，占鱼盐之利。老辈人讲，某年从南边来了一个异乡人，说话叽里咕噜，村里无人能懂。吾家老祖脑子灵光，见异乡人背了一口袋茉莉花茶，试探着问是不是卖茶。异乡人摇头，祖上又问是用茶换什么东西吗？这话一下子说到了异乡人的心里，点头称是。原来这位异乡人来自安徽一带，也可能来自福建那边，背着南方的茶叶换取山东沿海地区的盐或者咸鱼之类的海产品，背回家乡赚取差价以为生机。正在为寻找活路苦苦追索的我家老祖闻此脑洞大开，南方人背着茶叶闯荡山东换取海盐之类，我们为何不能推着独轮车，农闲时节去往南方，以盐换茶？同样可以赚取差价，填充土地无法满足家人吃饭的那片荒芜。

说走就走，于是，我的老祖推着独轮车，装上盐、咸鱼上路了。据说去的是安徽黄山一带，也可能根本就没有渡过长江，具体地方他们也不甚清楚，哪里有茉莉花茶就在哪里开展业务。兄弟俩搭伙，一人在后推着，一人在前用一根绳子拉着，踏上寻求吃饱饭的漫漫长路。途中的那些饥寒交迫，风吹雨打，夜宿村头，星夜兼程，艰难险阻无需多说，来回接近两个月的时间，靠什么食物充饥就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事。

地处平原的潍县一带不像邻县的安丘或再往南的沂蒙山区那样，到了冬天摊一些煎饼存放起来，我们平日的面食以玉米面窝头和煮地瓜为主，辅之其他杂粮。当然上档次的还有水饺、单饼、馒头，都是富裕人家过年过节的奢侈品。再有就是城里多见的几种火烧，像肉火烧、瓢子火烧、杠子头火烧。前两种现吃现做，唯杠子头易于存放，便于携带，耐消化，吃的时候无需蒸煮，白开水泡一下，就着咸菜即可进食填饱肚子。

听说，我的老祖每次都是带着杠子头和腌制的萝卜、疙瘩头咸菜，一人一只大瓷碗上路。他们的致富路实在太艰辛了，天当被地当床，一个冬季下来也就能来回走两趟，一辆木质的独轮车能为家人带来多少财富？那场景想来便是热泪盈眶。就说那杠子头吧，存放几天后其硬度堪称砖头，一般人的牙齿难以撼动，只能烂着吃，或用开水浸泡软了下咽。出门在外，处处为难，身上所带盘缠有限，客栈进不去，饭馆下不起，唯有进了村庄向人家讨一碗热汤热水，把杠子头使劲掰断弄碎泡着趁热吃了，聊

以果腹。南方人以糙米为主，见北来的山东人吃这样艰难下咽的硬食，佩服不已，亦感好奇，用糙米饭换杠子头，还管饱，成了老祖改善生活的幸福记忆，回村常说起，羡慕南方人生活富足，能吃饱饭。

杠子头的全称是硬面杠子头火烧。顾名思义，硬面为其一，不是用引子或酵母做面团，而是直接以小麦面粉和面，然后依工序加工制成；其二，关于杠子头，我个人理解有两层含义，一是火烧的硬度如杠子头那样坚韧，二是制作过程中的用具。我曾经参观一家做硬面杠子头火烧的作坊，第一道工序和面，第二道工序是把手工和好的面置于一块宽大的面板上，用一根木头棍子使劲频繁下压面板上和好的面，尽量将面中的水分挤出，保证和出来的面达到水分最少化，以利成品的存放不会变质。这根用于压面的木棍一般用枣木根部向上部分，结实、韧性、耐用，被称之为杠子头。使用时，将杠子头的一端系在面板的后边，可以上下活动，一个人站在面板的前边，双手握杠，用力压迫面团。要不断翻腾面团，使其受力均匀。这个过程需要持续半小时左右。和面完工，用木质模具成型出模，送进火炉，经过三翻四烤，杠子头带着自己的名号完美出炉。这个过程大概在十分钟上下。和面的人汗流浃背，压面的伙计气喘吁吁，烤火烧的师傅满面红光，他们用辛劳培育美食。

把我家老祖创业时期的艰辛与杠子头和在一起，立意不仅在为先辈的精神歌唱，还想表达对先辈们锐意进取，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出生活、生存技巧的敬佩。话又说回来，能带着白面制作的杠子头出远门令人羡慕。那时的小麦亩产不过百斤，产出的白面更少，一家人过年过节包水饺蒸馒头都不够用。穷家富路，宁可家里人饿肚子也不能亏待出远门为家里挣钱糊口的劳动力。这里杠子头被赋予更多精神层面的蕴意。当然，杠子头不是我老祖为了推着独轮车走南闯北首先发明创造出来的，那是家乡先民集体智慧与才华和实践经验的结晶。我自豪的是，爷爷的爷爷在那样困苦的条件下，以一辆木质独轮车不但促进了南北物质交流，也推进了北南文化的融合。我们村的第一棵茶树是他们从南方推回来栽种长大的。后来，老祖从单纯的闯南转向走山西，把南方的茶继续北上推到晋北地区，换回来自蒙古和俄罗斯的皮毛。我曾祖父曾经开办的一家小小钱庄是学习晋商的丰硕成果。功成不必在谁，一代人有一代人需要的付出和收获，更重要的是每一代人都会留下感动后人的这些持家创业的故事。晚辈闻风而起，岂敢懈怠。

作为一种充饥的食物，杠子头易存便于携带的原始功能逐渐消退，其在过去逾两个百年的岁月里，扮演了重要而感人的角色，传至我辈则是无法舍弃的美食记忆与情感寄托。想家的时候啃一口杠子头，既是我对先辈们那段历史赋予的浪漫想象，也是身在乡外对家的畅享。



□李祯

那年假期接近尾声，我们打起了河对岸祖堂的主意。

那是距离开学不到一周的时候，一种莫名的情绪向我袭来。我说不清楚，午饭时刚和母亲吵了一架。可能是马上开学的缘故。进入学校，预示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开始，一切都是被约束的。当然，上学也宣告这个夏天正式结束。我就无法游泳，偷桃子，和东明、花子玩枪战了。

祖堂就在沙河的对岸，供奉着后李村的老祖宗的牌位。由于东明在后李村偷桃子，挨了后李村的一顿毒打，他想要把老祖宗的牌位偷过来，以此报复他们。

有两条路可以通往祖堂。其中一条有些远；另一条要近便得多，只需穿越我们村那片玉米地，从沙河游到对岸，然后再穿过后李村种植的片片桃林即可。

我们选择了最近的一条。沿着村里的田地，我们很快抵达了沙河。只要穿过去，就是祖堂了。可是，不知道是迷路，还是祖堂凭空消失了，我感觉一直在兜圈子。我问花子，你去过祖堂吗？他摇了摇头，我不由得看向东明，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答案。他没有搭理我。接着，我向他们讲述了村里的一个传言：当事人名叫常亮，是后李村的女婿。有一次，他去后李村老丈人家喝酒，大醉。回来的时候，进入了后李村的庄稼地。他说，他整整骑了一个晚上，都没有绕出那片庄稼地。我说，那片庄稼地现在就是这片桃林。这是我奶奶讲的。

我们三个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谁带头的，慢慢地往回走去。

当时，每个人肯定丧气极了。东明说，真是活受罪。他明明看到日历上写着忌出行，却被我们硬拉了过来。我怒火中烧，向他强调：是他带我们来的。为了让他清楚地认识到错误，我伸出左手的食

指，恶狠狠地指向了他。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我的手被他打落了。他逼至我的眼前，死死地揪住了我的衣领。他问我，你再说一遍。

花子冲了上来。他想要拉架，却被东明推搡到了地上。东明脱口而出：你这个野种，都不知道你爹是谁。还敢上来撒野。

花子的身世一直是大家的忌讳。我们不约而同地望向花子，他慢慢站了起来，走到我们面前。我与东明的争执已然无关紧要，都在等待着花子作出反应。

没有，没有任何道歉与反转。东明低着头，默默地走掉了。我看向花子，他微微地摇了摇脑袋，一个人扬长而去了。只有我留在原地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大概站了一分钟，我埋着头朝沙河的方向小跑了几步，追上他们，纵身跳入河里。

这条河完全不像游过去的那条河，河水冷得要命，像一根根刺一样，直击五脏六腑。当游到河中央，拍击水面的声音消失了。我发现已然被雾气笼罩，什么也看不到了。只感觉脑袋里一片空白，当我再有所反应，双手双脚开始奋力地拍打水面。不过，无济于事。就像遗忘了游泳，我再也无法把脑袋探出水面。

东明问我，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我却无法回答，只想大口吸几口空气。见我没有反应，他们沉默下来。等着我的体力渐渐恢复。

远处一束束光在田野中肆意地晃动，有人呼喊我们的名字，是我们的母亲。我们刚刚会合，我就冲进了她的怀抱。再也不管不顾，号啕大哭。

后来，接连下了几天暴雨。当雨停歇下来，花子辍学了，我父亲的鸡舍破产，我们一家从麻店镇漂泊到了沣镇，只有东明留在了学校。不过，他没有呆多久。等着年满二十，他去往远方，成为了一名军人。我们再也没有联系。

雾锁沙河

□薛雨儿

【落英缤纷】

此瞬的星火

的岁月改变不了的，正是他们照亮天地的傲然屹立的光芒。

白居易曾写下“不信君看弈棋者，输赢须待局终头”的诗句，说的正是这一盘人生的棋。多少年岁月无声，黄沙沉铁，昔日的棋局早已模糊，而下棋的人也已被时光埋没。可透过历史的眼眸回望，直到望进时间彼岸那一束绚烂的光。我们能够徜徉在夏日的星空之下，就能看到亘古不变的岁月长河。有人执着于脚下的棋局，一生都被囚禁在黑白色悲欢离合之中。有人毅然决然，走向人迹罕至的支流；有人庸庸碌碌，一生悲苦，涉水而行。有人拍案而笑；有人山穷水复，终是黯然退场。人生一场，谁人不是在黑暗里负重前行？能照亮漫漫长夜的只有我们，若今后竟没有炬火，那么所有人都能成为光。

人生是一盘很大的棋，纵横捭阖，手谈起落。每一个生命的临世，皆是这棋局之上的一瞬星火。这是一场生命的考验，一刹岁月的洗礼。今秋若去又何妨？年年都有四季轮回，正如时时都有希望。我们心怀希望奔走在人生与岁月的洪流。乾坤未定，你我皆是黑马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向平 组版：陈明丽